

关陇庙会礼仪论

赵凡 赵德利

摘要:关陇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民众素有循礼遵规、崇尚古德的文化传统。关陇庙会祭祀祈福,讲求礼仪,可谓关陇民众信仰性日常生活方式的聚焦式表现。敬畏是礼的基本要义。求雨、祈福、祈丰收、纪念历史名人,庙会祭祀表达了人们的敬畏之礼。庙会中的乐善好施作为一种精神品质,是道德修养上的一种升华,体现了广大信众的礼乐情怀。庙会讲唱从人生礼俗的层面,表达了劝善爱亲、遵礼讲孝的内容,是礼乐文化的民间化、生活化的形象展示。

关键词:关陇地区;庙会文化;信仰;礼仪

关陇地区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文化积淀深厚,中华礼仪源远流长。周人由庆阳到宝鸡,周公在此摄政,创立礼乐制度。周礼既讲法纪仪则,又重祭祀福佑,崇尚道德标准,构筑等级和谐社会。中华民族也由此拓展形成以礼治国的文化传统。

庙会是中国民间最古老的信仰形式之一。关陇地区的庙会形式多样,但神灵祭拜仪式和祈福禳灾免难的心理却横亘不变。传统庙会是举办方与参与者在寺庙场地,怀着敬畏之心而共同建构起来的具有信仰性思想情感为基础的文化活动。它一般以某个庙宇为依托,在规定的日期里公开举行。这种文化活动以神灵祭祀为核心,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饮食娱乐等多种形式。^①按照笔者的定义,国内许多庙会并不入内。很多以庙会名义举办的“市场”活动,既无庙宇,亦无神灵祭祀活动,主要是商品交易和文化形式消费。在这一点上,关陇地区的民间庙会可谓传统正宗,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②

纵观历史,民间庙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但逢天灾人祸,信众多聚集庙宇祈祷平安幸福;逢迎盛世,人们更借庙会以表达生活喜悦之情。庙会的人气旺盛,彰显着国泰民安,社会祥和。虽然有人认为庙会现场杂乱,民众迷信无章,甚至指责庙会组织聚众宣扬低俗文化等^③,其实那是对庙会的文化功能理解不够。庙会不仅仅举办祭祀祈福的信仰活动和商贸娱乐活动,透过人们祭拜祈福和休闲娱乐的活动,可以看到庙会信众所尊奉的传统礼仪规范及其伦理道德,所承载的传统礼乐文化及其劝说行善、尊礼孝道的意义。庙会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文化工程和途径。

作者简介:赵凡,宝鸡文理学院设备处工程师(陕西宝鸡 721013);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陕西宝鸡 721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3JZ007)与宝鸡文理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关陇庙会的组织与礼仪研究”(项目编号:ZK15021)的阶段性成果。

① 赵凡、赵德利:《论传统庙会的特征》,《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② 关于关陇地区的地理与民俗文化状况,详见赵德利:《新关陇民俗文化研究导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 孙成喜:《农村庙会组织对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中国商界》2009年总第188期。

一、虔敬祭拜,敬畏之礼

敬畏,是人类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面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或重大问题,既敬重又畏惧,就是一种敬畏心理。社会之人怀有敬畏之心,能让人常常自警与自省,有助于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人类祖先在洪荒蛮野的生存活动中囿于认识的局限,使人在自然界范围内自我否定,常把某种植物生物作为图腾标志和保护神,祈求得到保护。人们在经验中逐渐形成对大自然及周围事物的信仰,并采取行动,用一定的形式去表达这种由恐惧而创生的崇拜,去讨好想象中的自然神力和其它自然物,创造出平衡、消解神秘紧张感觉的神灵偶像,祈望通过信仰的形式和手段把“异己”的力量转化成“顺己”“助己”的力量。这既是人类信仰崇拜心理产生的基本动因,也是古人生发以牺牲祭祀神灵的手段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庙会是一种信仰性文化祈福活动。

庙会祭祀祈福与生活中的矛盾悲剧相关。粮食歉收,家人生病,家族缺丁,天气旱涝等灾害性矛盾,引发了民众渴望通过祭祀祈祷的方式,冀望将矛盾冲突中的异己力量协调化解,实现自己的渴求或愿望,达到新的融合。故此,进献牺牲、供果、香纸和善款,都是一种祭祀祈福的方式,一次敬畏之心的表达。“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有冲突,故需导向融合。融合使冲突得到调整、和谐,而出现新的情境、生境和天境等,而获得正面的价值和意义。”^①

敬畏是礼的基本要义。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②天命,是天赋正理,敬畏天命,关乎信仰;敬畏大人,关乎社会价值规范;敬畏圣人之言,关乎思想认识境界。正因此,人要有敬畏之心,把它作为人对待事物尤其是神圣事物的一种态度。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祖先、敬畏公平正义。在这样一种人生观基础上生活,才会有目的,有意义,充满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透视和评价民间庙会的祭祀心理,就可以理解求雨、祈福、纪念历史名人等庙会的目的和意义。

在关陇地区的庙会中,求雨、祈福、祈丰收的类型最多。它是人类“畏天命”——敬畏自然原始崇拜的心理承继与现代续写。虽然人类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较原始时代大为明晰,人们对自身的行为与自我意识,不再迷信。然而在科学时代理性思维下出现的迷茫和人生困惑,更令一些人把个人的幸得归于神灵的福佑,把自家的不幸冀望于神灵的解救,因此以虔敬的态度进山拜神,求得心理的慰藉。宝鸡雷神山雷神庙会每逢农历二月十九和六月二十四举行,民众聚山拜神求雨,平时颇显寂静的山上人群熙攘。笔者向一位40岁的妇女询问登山参拜的动机,她爽朗地回答:天早求雨;娃娃高考录取,谢神保佑。庆阳西峰什社广严寺庙会的情形十分相似,“四月二十八,广严寺酬神演戏,居民皆焚香,求止雹雨”。

在关陇地区的庙会中,纪念历史(神话传说)名人的庙会类型数量也很大。它是民间尊崇礼教“畏大人”的一种表现。不忘始祖先人的丰功伟绩,每逢祭日诞辰举行庙会纪念,反映出当地民众超越岁月的感恩心理。八月初三宝鸡陈仓钓鱼台庙会,为纪念姜子牙诞辰举行。三月十八庆阳西峰温泉公刘庙会,是为纪念先周农耕文化之祖公刘的生日。农历正月十六日天水伏羲庙会,是为纪念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农历三月二十日甘肃泾川西王母庙会,是为纪念掌管金箓延寿、婚配赐子的西王母而举办。除了著名的历史名人,民间庙会还不忘保地方安危的英雄。陕西凤翔县春坛祈年古会的迎神赛会,是西北乡民为了纪念该地区一位抵御外侮的“大刀刘爷”和瓦庙岭一带诸多山神而设立的迎神赛会。

庙会的敬畏之礼的表达和实现,并非仅仅是庙会祭祀中的形式,它也反映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在庙会虔敬表达心理祈愿的人,生活中必然谨慎行事,以期心愿的实现。这种心理过程很符合

①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② 《论语·季氏》,(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661页。

荀子的总结:“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①在关陇地区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传承数千年的礼制思想根深蒂固。祖先敬畏天地神灵、敬畏先祖先贤的循礼遵规道德情怀,未因时代和社会体制而有分别。庙会给人们提供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和力量,而人们也借此抒发获得美好生活的心愿。这是一项传统礼仪的完整循环和实现过程。

二、循礼遵规,道德情怀

中国是一个讲礼重德的国家。关陇地区作为周秦文化的发祥地,素有循礼遵规、崇尚古德的传统。庙会可谓是关陇地区信仰性日常生活方式的聚焦式表现。关陇地区虽然跨越陕甘两省,地域广大,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十分相近的礼俗心理。尤其是春节、清明节和中秋节等节庆活动,缅怀祖先,祭拜天地,祈福神灵,冀望人神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性心理十分明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陇地区同属中原官话秦陇片,与其较接近的方言土语中,蕴含着衣食住行的生活文化价值取向。村村设庙,家家拜神,数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养感念永记心怀。酸辣干面四季不断,秦腔相伴娱乐不完,布艺、剪纸、草编等手工艺术品相生相伴。正月里社火游演祈吉祝福避难免灾,农闲时庙会此起彼伏,人们赶会乐此不疲。尤其是庙会文化活动,将人们的心意信仰和游艺、饮食联系在一起,成为本地区民众生活文化的人文生态特点的典型代表。

所谓人文生态,是在尊重人肯定人的生命的前提下,坚守一种人、社会、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法则。^②这是一种自周秦以来就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人文传统和道德情怀,也是关陇地区人们在传统礼仪规范下,心理意识中自觉遵循的生活文化观念。因为,“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礼义乃人极之所由立。圣人以礼设教,圣王以礼治国,则人能修身养性而不失其乐,社会能安宁而不失其序。”^③这种礼仪开创出一种富有信仰性意义内涵的生活方式,它绵延传承,不会因为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完全失去效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礼仪遵循天地万物生态畅通之原理,有万世不易之规律。

关陇地区参加庙会的民众,大都怀着一种感天动地、众生平等的人文生态意识和资助弱者、人心向善的道德情怀,共同构建庙会的情感场效应。朴素向善的感情,期许美好的愿望,慷慨施舍、扶助他人的行为,使庙会活动充满爱意。庙会上,广大民众一反日常的节俭习惯,尽情地品味美食,尽心惬意地游玩,无私慷慨地捐助。他们不仅向庙宇布施“功德”,还给伤残人和孤寡老人送去捐赠。庙会灶房提供的“义饭”,更是百姓各家粮油米面菜的合成和志愿者帮灶服务的写照。来自不同地域、素不相识的人们同吃一锅饭的情景,已经很少能在社会生活中见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爱心接力无疑是庙会最美善的举动。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爱慈悲、平等待人是民族传人的基本品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它表现为一种人类的爱,自利利他,利益公众。乐善好施或许是参加庙会人中最突出的自觉行为。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疑难需要志愿者(或称神婆神汉)帮助,都会得到十分热情地接待和解答。求子?祈愿高考?围在你身边的“好心人”都会帮你“圆场”,共筑信仰性心理场效应。让你感受到同场人们施予的爱意和能量。而你也会在得到爱的力量的同时,转而施予他人。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参加庙会时的自律意识和助人为乐的心理要比日常生活中强盛很多的原因。如果说,乐善好施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话,那么,积德行善可谓是平民百姓的生活信仰了。而庙会无疑是这种传统美德最为集中表现的地方。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指出:“这种对人与人之间联合的追求是人的身心中

① 《荀子·修身》,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页。

② 赵德利、赵凡:《丝绸之路东段生活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功能再造》,《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③ 任强:《在理念与仪则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最为强劲、最为有力地奋争着的欲望。它是最基本的情感,是维系人类、民族、家庭和社会生存的力量。”^①所以说,庙会中的乐善好施道德情怀作为一种精神品质,是道德修养上的一种升华。它是一种主动的能力,一种与他人合一的爱的力量。它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由庙会而及日常生活,积德行善利益大众,善及社会。

感恩还愿是庙会常见的一种祭祀参拜现象。许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难解的困境,便祈福许愿于庙会神像前。一俟难关过去,信众们便重返庙宇中神像前,敬献香蜡纸表以表感恩还愿之情。笔者在宝鸡周公庙录下还愿一文:蒙古刹祈子娘娘保佑,生一子身体健康。特虔诚以香表纸蜡奉祀报恩。道士说像这样的许愿还愿的参拜者很多。许多信士坦言,许愿还愿人之常情,生活中尚且借钱还钱礼尚往来,面向神灵祈愿怎敢不还礼大不敬?此种现象不能简单地斥之封建迷信,理当从民生的角度体会遇难者的祈愿和感恩心理。正是这种敬畏和感恩心理持存着传统礼仪规制,使其不仅在庙会活动中,也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信仰性生活方式构建和谐社会。

三、礼乐讲唱,和谐社会

礼乐和音乐是古代帝王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周公推行“礼乐治国”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们的道德、情感、思想和欲念,维护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制度,构筑礼乐齐鸣的和谐社会。“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降体以礼,降心以乐”。在今天,虽然礼乐文明在生活中渐失其原生情态,但在关陇庙会讲唱中,还大量地持存着传统礼乐的精神内容。

讲唱是古代讲经说法的一种形式。先唱经文,而后讲说,谓之“讲唱”。这种讲、唱并用,诗、文共举的文学样式,先由印度传入,后经历代文学的演化发展,成为兼有戏剧表演形式的民间讲唱的文体样式。我国流行的讲唱文学是用散文的说白讲述故事,用韵文的唱词歌唱,讲唱结合,互为补充的一种文艺形式。从形式上,讲唱文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单纯的文,只唱不说。一类完全用散文,只说不唱。一类是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有说有唱。讲唱文学在民间社会曾经广泛流行,随着现代媒体传播方式的影响,讲唱文学逐渐衰退。在关陇地区的庙会上,讲唱文学依然流行。在关中庙会,许多人套用陕北民歌曲调吟唱“经文”,也有在庙宇空地上表演民间劝善讲孝故事的;在陇东庙会,宝卷故事更为常见。作为一种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附于庙会活动中讲唱显示出它的文化价值。

在关陇地区庙会多年的调研中,我们辑录了《关陇庙会善书讲唱》。按类型编辑,分为民间宗教信仰类、道情及宝卷故事类、劝世类、民俗生活类等四个类型。虽然“民间宗教信仰类”占比重很大,但是,从内容上看,无论哪一类讲唱都从人生礼俗的层面,劝说行善、提倡遵礼和孝道,反映了关陇民间的生活价值取向。“民间宗教信仰类”从字面上似乎是讲宗教信仰的,其实民间庙会的宗教信仰并非侈谈神仙超度,更多的还是从世俗人生的层面规劝善行孝道,从做孝子贤孙的道理促进家族和社会的和谐共建。例如《老母哭五更》:“生世不聪明,不办好事情,劝行善积德,从不听。”《老母传道》:“梦中哭出行孝歌,莫忘父母恩”。《十二个月朝山》:“正月朝山正立春,朝山拜庙心要真。一来报答天和地,二来报答父母恩。”这些讲唱把民间信仰日常生活化,通过宗教信仰的祭祀讲唱形式教化人生,可谓关陇民间庙会礼俗信仰的一大特点。

《关陇庙会善书讲唱》“劝世类”更是直接教育劝诫为人处世的道理。许多篇章从题目上就可以直观内容:《百忍经》、《劝人歌》、《劝世歌》、《十个不得》、《新十大劝》、《十贤惠》、《贤孝媳妇》、《忤逆媳妇》、《报母恩》等。《劝人歌》唱道:“人劝人来凭口才,神圣传书劝人来。劝善劝孝劝念佛,孝悌忠信礼仪学。能知廉耻为人道,先学人道自成佛。人道是根基,世人听原因。不懂人之理,好像

^① [美]弗洛姆:《爱的艺术》,孙依依译,工人出版社,1986年,第20页。

瞎盲人。不知人之情,何况是个人。做好一个人,自然能成神。”全文内容质朴,讲理浅显,基本对仗押韵,吟唱起来朗朗上口。这些讲唱,直面人生,借庙会祭祀、娱乐进行生活教化,阐释善恶报应,讲授做人做事的道理,表达劝善爱亲、遵礼讲孝的内容,规劝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关陇地区讲唱中的礼乐,并非字面意义上礼仪与音乐的简单复合,借助乐舞的表现形式,讲唱更偏重社会礼仪规范的教化,即礼的精神弘扬。从这个角度解释礼乐内涵,以黄石公的阐发最为贴切:“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①“乐”并非单纯地指音乐,而是集诗、歌、舞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既能以礼节和仁爱之心爱家敬业、遵守人伦,兴教化、劝操守,又能运用音乐营造或肃穆的祭祀氛围,或热闹的欢乐场面,让人们投身其中,愉悦心绪。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陇地区庙会讲唱中虽有因果报应和迷信思想,但其肖贤伦理教育的内容还是被许多信众当成言行与品德的标准,在生活中践行推行,在今天依然具有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

戏曲演唱是当今关陇地区举办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讲唱的兴起和演变,我们可以探寻到讲唱文学与庙会戏曲演唱的渊源形式与表演特点。无论庙会聘请地方小曲参演,还是独由秦腔剧社包场,都是信众全身心感受庙会营造的礼乐齐鸣的文化内涵。组织者与参与者本着敬畏之心所构建的庙会文化空间及其信仰场效应,令人循歌问律,既求人神天地和谐共生,又遵天地社会之规律,真切地展示出礼乐文明的民间化传统和样态。

[责任编辑 赵彦民]

^① (汉)黄石公:《黄石公三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